

大洋洲社會：同源而多樣的文化

童元昭

當說著南島語的移民登上太平洋中的島嶼時，由於遷徙的歷史過程不同，明顯地影響了地區特殊性的形成。在與西方接觸的歷程中，無論是互利或強迫，零星或全面，也是導致區域性差異的因素之一。大洋洲因種種的歷史因素，終於在國際政治上成為一個整體。大洋洲社會的多采多姿，則是南島民族與外來文化長期碰撞的產物。

大洋洲在地理上，傳統上依經緯度區分為西南太平洋的美拉尼西亞（Melanesia）、中部太平洋的玻里尼西亞（Polynesia），以及主要島嶼在赤道以北的密克羅尼西亞（Micronesia）。



● Bougainville 的航海日誌豐富了歐洲人對異文化的想像。（作者提供）

同源與多樣的地方發展

◎重要的黑珍珠養殖區Rongiroa，Tuamotu群島之
最大島。（作者提供）



美拉尼西亞、玻里尼西亞以及密克羅尼西亞這三個地理區，往往被認為具有相應的社會文化特質。美拉尼西亞與玻里尼西亞形成對比：美拉尼西亞語言多樣而複雜，社會組織傾向平權；玻里尼西亞各地則語言相近，多為階層區分清楚的酋邦，男女都是熱情洋溢，性行為開放。南太平洋的浪漫印象主要來自西方人在玻里

尼西亞航海探險的見聞，包括法國船長 Louis-Antoine de Bougainville 在夏威夷與大溪地兩個港口的所見所聞；Bougainville 甚至在驚豔之餘，以維納斯出生地 New Cythera 為大溪地命名。相對於玻里尼西亞的美與接納陌生訪客的親切，美拉尼西亞則顯得凶蠻、危險。事實上，這種對應於地理區的文化特質，是經由歷來西方船長、傳教士與旅行者等人的個別印象所傳播、累積而成。對這兩地區的不同評價，主要依據西方人當時在當地的偶然經歷，或熱誠歡迎或激烈抗拒，逐步奠定了美拉尼西亞與玻里尼西亞在常識中的相對特性。

同源與多樣的地方發展使用南島語族（Austronesian）的移民，一路遷徙，由島嶼東南亞進入太平洋島嶼，憑藉優秀的航海技術，快速的由西往東移動，到了斐濟（Fiji）、薩摩亞（Samoa）與東加（Tonga）三個相鄰近的島群以後，至此才停留了數百年，又再向東航進。這段時間裡移民所負載的文化穩定發展，出現了獨特的面貌，也形塑了再次向東遷徙時，玻里尼西亞社會文化的共同起始點。

遺傳學上有一「創始祖原則」（founder principle）的概念，原來指的是移民人口的體質特質。由於移民相對來說

尼西亞航海探險的見聞，包括法國船長 Louis-Antoine de Bougainville 在夏威夷與大溪地兩個港口的所見所聞；Bougainville 甚至在驚豎之餘，以維納斯出生地 New Cythera 為大溪地命名。相對於玻里尼西亞的美與接納陌生訪客的親切，美拉尼西亞則顯得凶蠻、危險。事實上，這種對應於地理區的文化特質，是經由歷來西方船長、傳教士與旅行者等人的個別印象所傳播、累積而成。對這兩地區的不同評價，主要依據西方人當時在當地的偶然經歷，或熱誠歡迎或激烈抗拒，逐步奠定了美拉尼西亞與玻里尼西亞在常識中的相對特性。

當說著南島語的移民登上太平洋中的島嶼時，有些島嶼已有先來到此地的巴布亞人（Papuan）居住。新幾內亞島（New Guinea）、所羅門群島（Solomon Islands）向東一直到斐濟，在歷史上並至今日都可以見到巴布亞人與新移民並存，並且雙方進一步出現通婚與文化採借的情況。大洋洲遷徙的歷史過程也明顯地影響了地區特殊性的形成。島嶼社會與西方在

比例很小，其體質特徵相對於全人口，會有扭曲、放大的情況。始祖原則用在文化變異的現象，也有解釋的力量。外移的少數人所繁衍、教養出的後代，擴大了第一批移民的特質，而形成了與原人群在文化上的區隔。遷徙在大洋洲整體說來，或許各有原因，但，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。由於尊重先占者的權利，因此鼓勵了外移、開拓創造作為先占者的情勢；此外，尋找資源也是遷徙主要的原因。

接觸形式與歷史上的分歧，也是導致區域性差異的因素之一。

西方與大洋洲的整合與分歧

西方地理大發現階段，麥哲倫（Ferdinand Magellan）環球航行，於一五二一年登陸關島（Guam）。今天的密克羅尼西亞除了跨越赤道的吉里巴提（Kiribati）與赤道以南的諾魯（Nauru）以外，包括卡洛林（Caroline）、馬紹爾（Marshall）、馬利安納（Mariana）等群島，都曾經由西班牙治理，並且共同經歷了德、日、美等國的管轄。其中一些島嶼，如關島、塞班（Saipan）、比基尼（Bikini）與楚克（Chuuk）分別因製糖業、政府所在地或作為軍事基地而有特殊的經驗。相對於密克羅尼西亞與西方接觸早而且持久，美拉尼西亞與玻里尼西亞則是多在十八世紀，特別是庫克船長（Captain James Cook）三次大規模的航行中（一七六八、一七七一；一七七二、一七七五；一七七六、一七七九），才逐一被測量、調查，並於海圖上定位，成為西方知識中的一部分。

島嶼在西方開發新航路的歷程上，最初是居於補給站的地位。物資豐美而地位適中的火山島便成為首當其衝的焦點，夏威

威夷與大溪地正是這樣的例子。今日夏威夷土著是一個不易界定的類別；而在大溪地地位重要的一群人是白人與土著的後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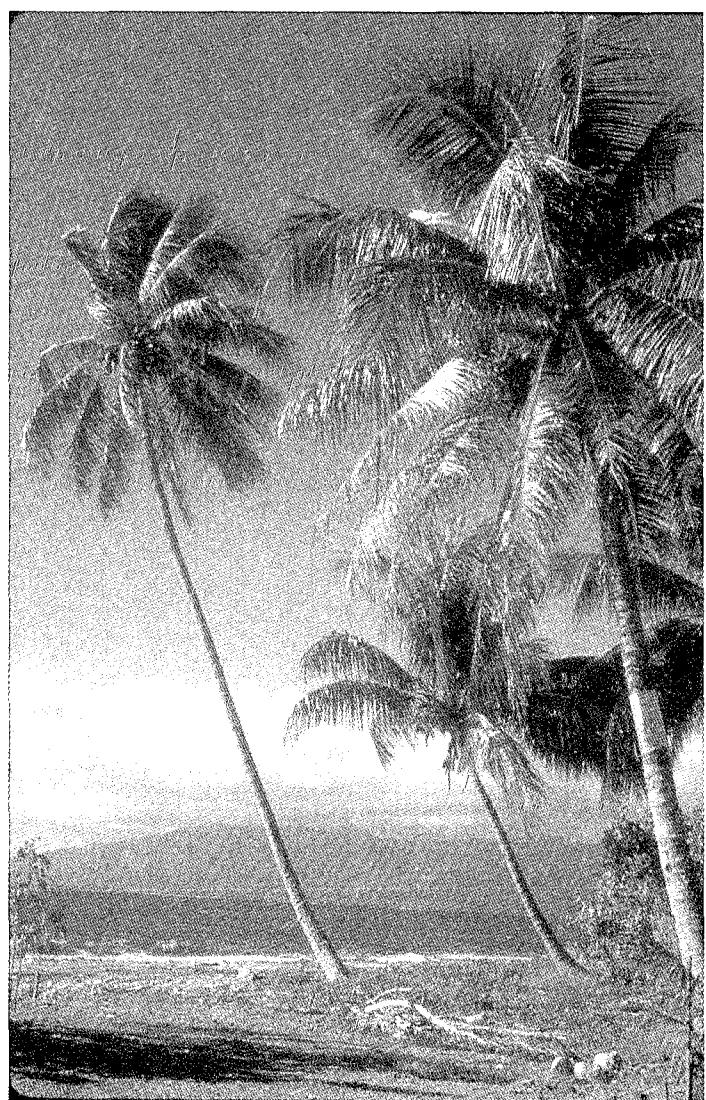
Demi（半）。做為補給站之外，西方商船也與島嶼上的居民交換島上或海裡採集

的椰子、檀香木、海參與珠母貝等。而商船為了供給穩定，進而上岸從事莊園栽培，椰乾便是主要的作物。不論是農作或採礦，白人上岸便造成了土地與人力的競爭，進一步影響人口流動與人口組成。島嶼與西方的接觸形式各不相同，而其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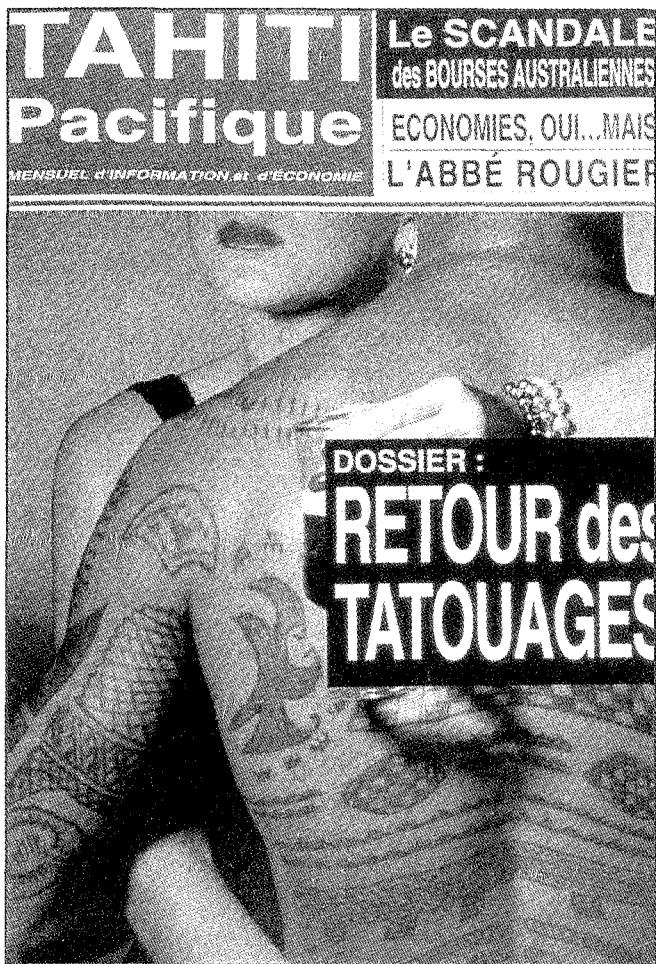
質，無論是互利或強迫，零星或全面等，都是塑造當代大洋洲社會的重要條件之一。

人類學的大洋洲知識

大洋洲的社會非常多樣，在人類學的研究中，大洋洲社會的一些特殊現象挑戰了人類學的既有知識，因而擴大了視野，並能夠進一步的思索。單以居核心地位的親屬生活來說，大洋洲可以見到偏重母系、父系或雙系的社會。更重要的是人類



●椰乾曾是大溪地重要出口商品。（作者提供）



◎一度遭壓抑的刺青，現已再度流行。

(作者提供)

學家在這裏，才認識到了跳脫追溯單系的「血親型」(cognatic) 繼嗣原則。血親型繼嗣團體以創始祖為對象，個人依循各代間或男性或女性祖先的各種組合形成的工作原則，而歸屬其中。「血親」原則的特點是具包容性與多重性。多重歸屬有兩種運作的方式。其一是個人在一生命當中歸屬於不同的繼嗣團體。例如：成長於一個團體，婚後基於住屋空間與耕地的考慮，因而遷徙到另一個繼嗣團體的領域並在儀式上被接納。也就是一個人一生當中可以歸屬於不同的親屬團體，身分可以改變，但

是在一個時刻中具有排他性。其二則是一個人可以同時屬於不同的親屬團體，動用不同的系譜追溯至數個創始祖先，而與數個團體分別建立居住、工作或儀式上的關係。由實際的生活來看，忠誠並不是當地人擔憂的問題，因為橫跨繼嗣團體的個人會致力於消解相關團體之間的衝突。個人必須採取行動將單一身分自潛在的、多重的系譜關係中，抽離出來。而參與團體間的義務交換，是宣稱身分歸屬的一種主要的形式。薩摩亞年輕人離開薩摩亞，加入美國足球隊或軍隊以後，仍然會寄現金回家，以現金或禮物的形式，參與重要的儀式性交換。移

民是否持續與家鄉親人進行交換的關係，也意味著社會身分的維持或消失。

交換是大洋洲，尤其是美拉尼西亞非常重要的社會現象，是了解當地社會的一面鏡子。最普遍的交換是姻親之間的交

換，例如女人與物的雙向流動，便反映出各地對生命孕育的看法。交換牽涉當事人個人、親屬團體以及交換搭檔。以初步蘭群島 (Trobiand Islands) 為例，一個人一生當中必要經過系列的重要交換。始自出生、訂婚、結婚到第一個孩子的出世，終於葬禮的交換。喪禮的交換完成了人的建構與社會的再生產。每一次的交換都匯聚了一方親屬的生產，轉移到另一方的親屬團體；而交換中浮現的種種親屬關係，烘托出處於交錯軸心的當事人的獨特存在，而唯有在關係網絡當中，才見得到個人的價值。行動與關係是美拉尼西亞人觀念的特質。

我們對大洋洲社會、文化的認識，不可能脫離研究者本身所處的社會、歷史脈絡。大溪地人曾經被視為真實世界的「高貴的野蠻人」(noble savage)，Bougainville的航海紀實提供Diderot勾勒出一個烏托邦。西方學者基於對階級社會的不滿，轉而向異地尋求更為合乎理想的社會型態。大洋洲，尤其是美拉尼西亞常見的以「大人物」(big man) 為主的社會，頓時成了討論「階序」(hierarchical) 與「平權」(egalitarian) 的重點。美拉尼西亞平權社會的特色，因為人類學

界日漸看重社會文化的歷史面向，而被發現實際上是當地社會在殖民勢力之下，經由綏靖政策等所發生的轉變。而在結構馬克斯的理論角度下，「great man」社會的地位雖來自於個人成就，而非世襲；但由性別的角度來看，男女之間的支配與順服關係卻挑戰了對「平權」的理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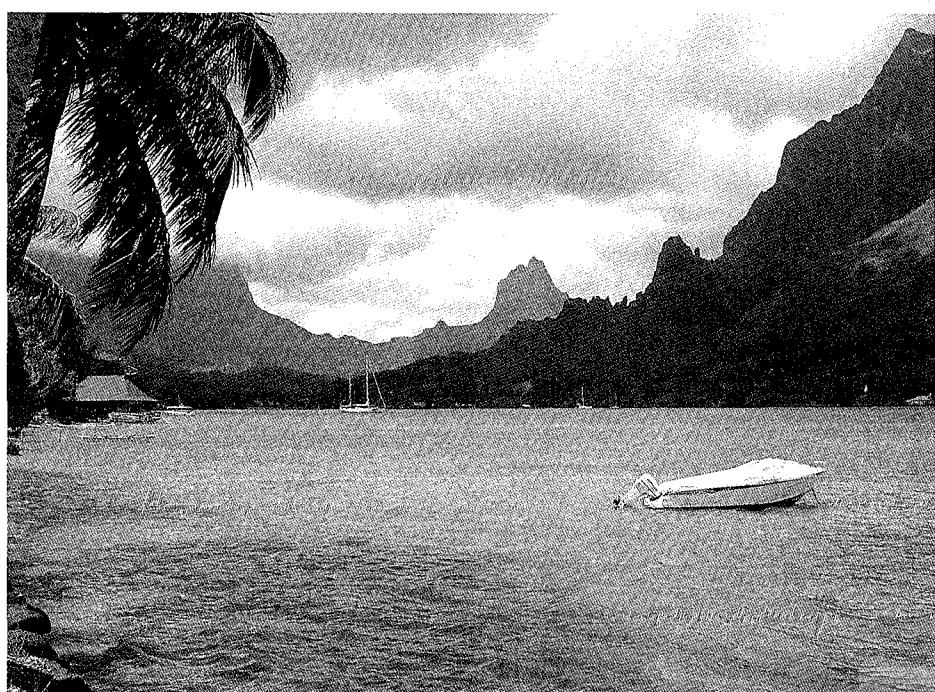
殖民勢力的影響

大洋洲部分島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，由於美國、澳洲與日本之間的衝突，因而直接捲入了世界性事務中。聯合國推動的去殖民政策，在大洋洲緩緩的、不帶激情的逐步進行。曾經遭遇不同國家、教派的基督宗教與各殖民勢力，並且在發展過程中不斷與外在世界往來的新興太平洋島國，面臨了基督宗教、文字、市場等力量所傳達的現代性，竭力整理出地位相當的傳統，以掌握自身的獨特性。在美拉尼西亞的洋涇濱英語中，傳統（custom）便被稱為Kastom。「被發明的傳統」（invented tradition）此一觀點在一九八〇年代至今的大洋洲研究方向中極為重要。所羅門群島中的馬來他島（Malaita）上的科瓦歐人（Kwao），接納殖民者所引入的法律形式與文字系統的權威，集體將他們生活實踐的習俗轉變為成文法，與國家法

律採相同的形式，但是在內容上抗衡。在新幾內亞高地哥羅卡（Goroka）一帶的泥人（mud man），原來只是當地人偶生的創意，但此奇特的造型吸引了國際企業的矚目，因而成了廣告的素材。泥人從村落居民的創意，進一步成為國際上新幾內亞國家文化的特色。這一類的研究發現，刺激人類學者反省文化化的性質。一向被忽略的文化動態過程因此受到重視。文化

的時間面向有利於理解文化的形塑與變化，進而破除了靜止的「文化正統」（cultural authenticity）、「正統文化」（authentic culture）的僵固。

殖民勢力、現代國家的新觀念與新組織之外，市場經濟進入，也是引發大洋洲社會文化轉變的主要力量。商品交換與原有的禮物交換之間出現波動的情況。禮物交換是人追求社會人價值、追求不朽，同時社會完成再生產的機轉。商品則單純的只求利潤。藉由勞動力的買賣，現金與商品所構成的新權威基礎等，市場經濟以多種形式穿透島嶼社會。即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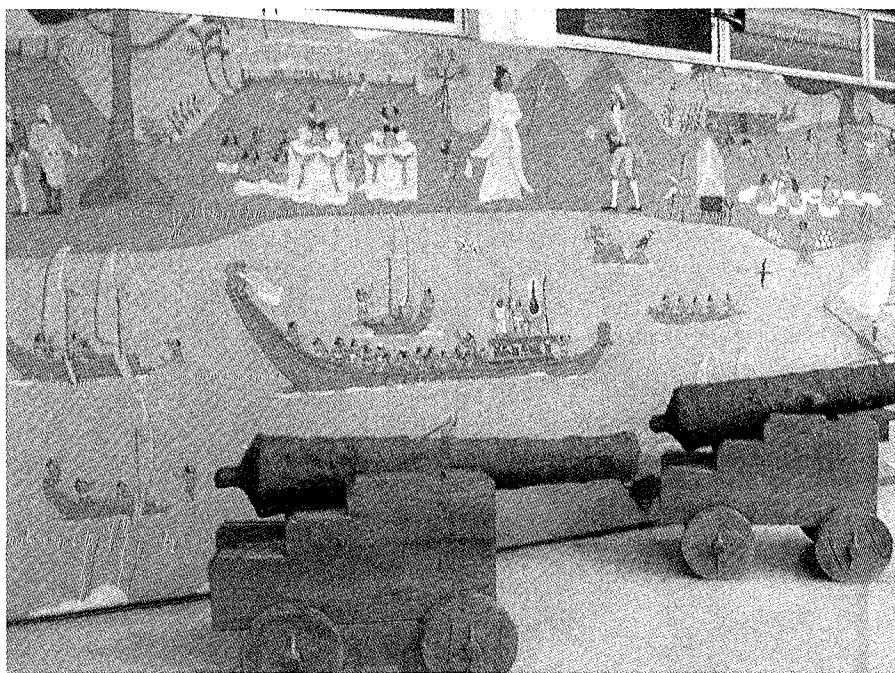


◎庫克船長經由此海灣進入Moorea。（作者提供）

食物為例來看，椰子、麵包果等原先用來餽贈的食物，陳列在大溪地的市場販售，已然由禮物轉變為商品。不只是原有食物發生變化，大洋洲的飲食習慣，感官經驗在國際貿易的推動下，進口食物所占的比重往往已超過傳統食物。米、速食麵、麵

魄贈的食物，陳列在大溪地的市場販售，已然由禮物轉變為商品。不只是原有食物發生變化，大洋洲的飲食習慣，感官經驗在國際貿易的推動下，進口食物所占的比重往往已超過傳統食物。米、速食麵、麵

◎文化接觸的歷史往往伴隨著
槍炮。（作者提供）



(Mongoloid) 外，還有南島人 (Australian)；文化？長時間、廣泛範圍的遷徙，各地不可避免都經歷了地方化的過程而呈現多樣面貌。大洋洲在納入世界地圖的歷史中，雖有先後之別，但在西方探險、交易、占領的接觸序列中，也有相當的類似經驗。在國際政治上有強調南太平洋的 South Pacific Commission (現已改為 Conference) 與「南太平洋論壇」(South Pacific Forum)；或是附著於亞洲之後，如聯合國所採用的「亞太地區」(Asian-Pacific Region) 或「亞太經合會」(Asian-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)，成為亞洲可有可無的盲腸。薩摩亞學者 Ha'u'ofa Ha'u'ofa 面對此一窘境，

提出「無垠的海洋」的隱喻，試圖超越個別國家之間的差異，以大海的包容與環繞，切割大洋洲為一個獨特的區域。而他所提出的「大洋洲人」的界定，也反映了當地社會的現實。Ha'u'ofa Ha'u'ofa 主張「大洋洲人」(Oceanian) 具有共同的傳承與對地方的承諾，而不問國籍與族裔。這個主張反映出該地人口普遍的移出與移入的現實。此一開放與包容的態度，正是他所談的海洋特質。

語言？除了我們在台灣熟知的南島語族之外，還有巴布亞語系 (Papuan)；體質？這裡除了分類上屬南支蒙古人

大洋洲的基礎是什麼？

包、可樂，就像菸草一樣，已然頑固的佔據了大洋洲人的味覺與嗅覺。

大洋洲因種種的歷史因素，終於在國際政治上成為一個整體。大洋洲社會的多

采多姿是無法僅以部分人口所使用的南島語表現出來。大洋洲南島語族，對多數人而言是一個陌生的詞彙。以法屬玻里尼西亞的「大溪地研究院」(Fare Vana'a)來說，他們近年與紐西蘭、夏威夷等地學者定期聚會討論的，是有關玻里尼西亞語的發展與存續，一個在當地情境中更具有切身意義的困境。（作者單位：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）



◎大溪地華人過節慶祝的組織已變成「眾人參與的節日」，圖為當地人穿着禮服慶生。（作者提供）